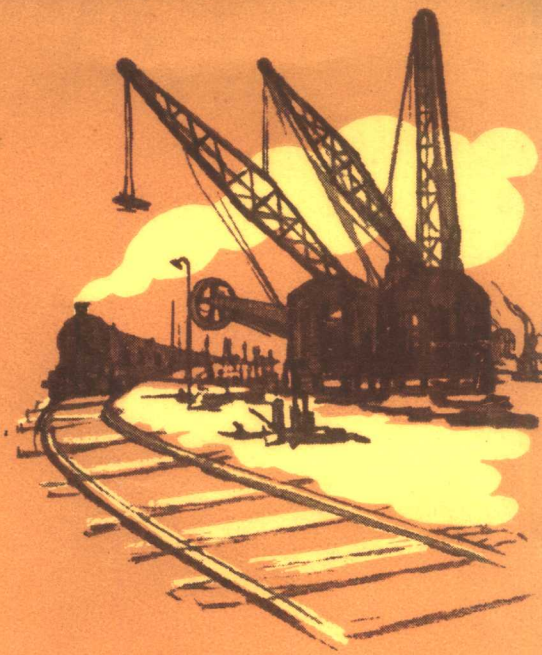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初 乘

楊 烜 著

4690

初

乘

楊 烜 著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三篇短篇小說和兩篇散文，主要內容描寫在社會主義工業化中先進與落后思想的鬥爭。如“初乘”里的小楊、“雨夜”里的李文媛及“朝鮮歸來”里的小楊等先進人物，都發揮了積極性和智慧，克服了困難，改進技術，完成任務。“段長的煩惱”一篇批判了一個段長的官僚主義及一個司機的保守思想。“赴任”記述了一個支援西北工業建設的青年，在去新疆旅途中的所見所聞。

初 乘

楊 烜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1424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1/4 字數 59,000

1957年7月第1版

195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5,000 定價(6) 0.28元

目 次

雨夜.....	1
朝鮮归来.....	16
初乘.....	36
段長的煩惱.....	55
赴任.....	75
后記	99

雨 夜

早晨还是晴朗的天气，中午，朵朵的灰云就逐渐聚集起来了。吃过晚饭，忽然刮起一阵狂风，从西北方向卷上来一团黑鸦鸦的乌云。整个天空象一口锅似地复在地上。呼隆隆，震耳欲聋的雷声响了，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倾泻下来。人们都这样议论着：“开门风，闭门雨”，晚上下起来的雨都是大雨呀！

满脸连鬓胡子、但心地非常善良的老站长赵永青，在站台上接完了一〇一七次列车，就大步跑到行车办公室来，给车站两头扳道员小房里打电话，嘱咐扳道员们提起精神来，保证雨夜的行车安全。虽然，根据运输日志上的记载，在最近四个小时以内没有火车行驶，但他总觉着这条为了开发原始森林的铁路线去年才修成，人员、技术设备都还生疏，他又是这条铁路线上七八个车站的联合站长、党支部书记，当然办什么事都应该特别谨慎。

赵永青把手信号灯点上，正坐在行车办公桌子旁边思考工作，临站的电话铃响了，他以为是一〇一七次列车到达临站了，拿起耳机子正准备回答一声“好啦！”但耳机子里却传来了急促的声音：“啊，啊，你是赵站长吗？我们车站

养路工顧全喜的爱人要生产了。請助产士李文媛同志快来吧……”

他放下耳机子，眉毛皺起来了。李文媛是个十八岁的女孩子，在这漆黑的雨夜，又没有火車，怎么能去完成这个任务呢？站上的人手少，又抽不出人去送她。如果等到下半夜火車来了再去吧，可是生孩子的時間是不能等待的呀！

赵永青不知不觉地披上雨衣，提起手信号灯走到助产士李文媛房子門口。門已經插上，但屋里的豆油灯，还在閃着微微的光亮。他輕輕地敲了兩下門，李文媛在屋里答应了一声，接着开了門。赵永青跨进小房子。

李文媛是个精明伶俐的姑娘，个子不高，下顎尖尖的，濃眉大眼，炯炯有神。說起話來声音象銀鈴一样好听。走起路来兩条長長的小辮子摆动着，显出年青姑娘特有的美。她是这条新建起来的鉄路綫上的助产士，这里的职工家屬們都非常信任她。孕妇按时到她这里来登記、檢查，向她請教一些妇幼卫生常識，也常向她講講知心話，訴說养第一个孩子时怎样痛苦啦，那些封建迷信的臭規矩怎样使她們和她們的孩子痛苦啦等等。李文媛每听到这些，非常同情她們，也就对她自己的工作更加热爱了。她从助产学校毕业到这里来兩個多月了，从来沒有耽誤过接生工作。每天夜晚还在灯光下孜孜不倦的学习呢。

她知道赵站長这么晚来，一定有紧急事情，但她很鎮靜地搬过椅子来請他坐。

“不坐，小李子。”赵永青雨衣也沒有脫，手信号灯也沒

有放下。着急地向李文媛說：“松嶺車站顧全喜的愛人快要生产了，你知道嗎？”

“照她自己說的日期，还有十来天呢。怎么，現在就要生了嗎？”李文媛兩只眼睛睜得圓圓的。

“王站長剛来電話，看样子馬上就要生了。”

“那我馬上就去。”小李子堅定地說着，合起了正在看着的書本，急忙而又仔細地收拾起接生用具来。但她心里想，这还没有什么要紧的，坐上火車二十分鐘就到了。

“可是，”赵永青剛要开口，又停下了。他不知道該怎样跟她說才好。

“可是什麼呀？”小李子問。

“可是，可是四个小时以內，沒有往松嶺方面去的火車呀！”

李文媛馬上楞住了，好半天沒有說出話来。

接生的工作不能耽誤一个小时，不，一分鐘就会給产妇和嬰兒造成很大的痛苦，很可能还会造成生命的危險。但是，在这漆黑的，在她看来是可怕的雨夜里，走一二十里路程，而且是在这人烟稀少，树木林立的偏僻的原始森林的邊緣地帶，这可是她生来第一次啊！她真有些害怕，不願走这段艰苦的路程。可是“不去”这两个字，怎能从一个先进的青年助产士的口里吐出来呢。她没有更多的考虑，停了停坚决地說：“走着去！”

小李子把一切接生用的东西收拾好，裝进皮包里。換上膠皮鞋，披上她那件斗篷雨衣，扣好了鈕扣，一手提着皮包，

一手拿着手电筒，和赵永青握握手，走出房門去了。

外面的雨还是不停地下着，赵永青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亲切地嘱咐她路上小心。等小李子的背影在大雨中消失了，赵永青还佇立在蒼茫的夜雨中望着，他的腦海里很快地閃出一段这样的情形：

那是李文媛剛到这里的第二天，头一次召集职工家屬們开会。这里因为新建鐵路的工作剛完成，沒有礼堂和俱乐部，就在車站上那个用木板子搭成的簡陋的候車室里，挤滿了一群妇女。这些人有的剛結了婚，有的已生过几个孩子，还有的肚子正在大起来。

李文媛看了看大家，象演說似的站在人群当中紅着臉講：“各位大姐們、大嫂們，政府照顧咱們，为了孩子們的幸福和健康，在咱們这二道灣子火車站成立了妇幼保健站。管咱們新修的这条鐵路綫上七八个車站的妇幼卫生工作。就是給各位大嫂們的小孩看病啦，給孕妇大嫂們檢查身体啦，接生啦等等。我就是助产士。……”

她講到这里，妇女們都撇撇嘴，挤挤眼。

李文媛看出了这种表情，但她沒有考虑这些。她想，講到關鍵的地方，她們就会細心地听下去了，于是又講起来：“今后咱們要应用苏联的先进經驗——无痛分娩法，养孩子的时候就不痛了。”

她認為这是妇女們最关心的事，大家一定能靜心地听下去。可是妇女們却偏偏不象她想的那样，反而由互相交头接耳变成大声吵嚷了。

“唉喲喲，一个小毛孩子家，会接什么产！”

“不打針，不吃药，养孩子还有不痛的！”

“她沒养过孩子，哪知道养孩子的滋味啊！”

李文媛听到这些話，脸上立刻变得通紅通紅的，眉头上冒出了汗珠，眼睛也不敢再看这些妇女們了，又不敢說什么，只得勉强地笑着，繼續講下去：“今后我要主动地到各家去，也希望孕妇大嫂們常到我这里来检查。我就在原来是車站倉庫的那所房子里，無論白天还是夜間，什么时候来都可以。……”

她本来还有很多的話要講，比如孕妇在怀孕期間怎样注意卫生啦，飲食啦；經常来檢查有什么好处啦等等。不知誰說了一句：“得啦，咱們別听她瞎扯啦！”哄——一下子走了一半。

会就这样有头无尾的散了。

李文媛回去，飯也沒有吃，覺也睡不着。她那慈祥的母亲对她的撫爱，学校里幸福的学习生活，以及她小时候踢毽子、藏小猫的儿童生活，都象演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在她的脑海里出現。她越想越多，越想越伤心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就滚下来了。

她是个很要强的姑娘，理智上她懂得遇到困难不應該哭，應該迎上前去，克服困难！所以就走出这个又小又矮的房子，到外边散散步，想使心里敞亮敞亮。不行，屋外靜得很，看到那正在上升的月亮，也覺着它是无精打彩的；看到那隱約的山巒和森林，也覺着它是阴森可怕的。不自覺的眼

泪又流出来了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赵永青检查道岔回来，看到她的脸上有兩道泪痕，眼睛都揉紅了。怕更引起她的伤心，沒有正面提出来。只随便問了一句：“小李子嗎？你一个人出来作什么？”

“啊，啊，看看月亮，”李文媛沒有看到赵永青走过来，当她听到突然問話的时候，才有些慌張了，赶紧擦擦眼泪支吾着，恐怕赵永青看出她哭过。

“山区里的月亮总是这么明亮的，我們常常利用这样的夜晚裝車。”

“夜間裝車？”

“是呀，夜間裝車！”

“那可是够困难的啦。”李文媛无意中說了这么一句。

“困难的后边就是胜利。”赵永青停了停，好象在考虑下一句話怎么說似的。接着講了下去：“你想啊，小李子，咱們把这建設祖国的木材早一天裝上火車，就能早一天运到工地，也許工地上正等着咱們的木材开工呢。那么社会主义建設不就加快一天了嗎？……”小李子受感动了，便把自己来了以后的一切經歷以及內心思想，統統很坦率地說出来，赵永青笑笑安慰她：“你記住：克服困难过后，便是胜利！”

今天新的困难又摆在她的面前了，而她却表現得那么坚强有信心。赵永青怎么能不高兴呢。他不仅高兴，对她表示尊敬，还相信她一定能够胜利的完成任务。

趙站長回到行車办公室里，剛想坐下，還沒粘上板凳，忽然一下子又站起來，抓起耳機子就給養路工區打電話：“喂，喂，劉工長嗎，今天夜里松嶺方面是誰巡道？誰？啊，啊，老巡道員郭玉祥。好，叫他在途中照顧一下李文媛。嗯，她是步行到松嶺車站去給顧全喜的愛人接生的。……”

李文媛急忙地向前走着。

雨，是一陣比一陣大了。傾瀉下來，如同水桶里的水往地下潑一樣。她在这漆黑的雨夜里，在鐵道中心，一步踏一根枕木朝前走。不一會，二道彎火車站上星星点点的紅白色的信号灯光和号志灯光，就远远地落在她的后面了。

越往前走，山越高，林越密。鐵路盤着山谷一直向前伸去。在晴朗的白天，你会看到这鉄路的兩旁的山脉一起一伏，多么美丽，那被人称为“树海”的森林呀，真是一个宝庫！千年万載用不尽的松树、柏树、白樺树……，長的多么粗壮多么高大啊，人們走进林子里連天都看不見。从山林深处流下来的小河，水是那样的清彻，流速是緩慢的，靜靜地淌着没有一点响声。可是到了流放木排的季节，它却發揮了那么大的作用。一排一排的木排，从这条小河流入大河，再从大河流入大江。水运、陆运，把林业工人們斫伐下来的木材，运到各地建設我們偉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去了。

但是，現在呢，李文媛瞪大了眼睛往兩边看看，什么也看不見；回头看看，連二道彎火車站上的微弱的信号灯光和号志灯光也都看不見了。天地揉成一体的黑暗，只有那暴

雨刷——刷——地冲破黑夜的寂静。脚底下，她唯一的一点手电光亮，照着她前进。

唉呀！这山林里的野兽会不会下来呢；它们不是会有光亮的地方扑吗？因为她来到二道湾火车站上以来，常常看到这里的蒙古族、鄂伦春族和汉族的猎民们，打到的野兽，什么野猪啦、黑瞎子啦、豹子啦、狼啦……，样子都是那么凶狠。野猪那东西，巨齿獠牙，据说能把小树咬断呢，它要追起你来，你是难以逃脱的，即使你把它的肚子打破了，它也会用爪子把肠子送回到肚里去，起来再追你。李文媛心里有些害怕了。她把手电光对了对，让它把焦点散开往下照，缩小面积，不使它平射出去被野兽看见。脚步也放慢了。

她脑子里不住地想着，脚步不停的走着。忽然，李文媛的手电光亮触到了一个二尺左右长短、鸡蛋粗细的黑东西，从她脚下的枕木空里刺刺溜溜地爬走了。“呵！——”她抽了一口冷气，也没喊出声来，退回两步站住了。心里扑通、扑通地跳个不停，赶紧闭上了眼睛。

一刹那间，就好像有好几条这么大的东西，在她周围乱爬。一会，又好像有的缠住了她的脚和腿。马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起初她连动都不敢动，心想：任凭它怎么缠去吧，这么黑的天，你跑多快能有它跑的快，你跑到哪里能躲过它的眼睛？“不，什么狼虫虎豹不都总还是怕人吗？”她的胆子慢慢地大些了。使劲的踢了踢两只腿，睁开眼睛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她定定神，重新对对手电光，又慢慢地向前走去。

李文媛是在农村里一个中农成份的家庭里成长起来

的，沒有經過什麼生活上的挫折。雖然在舊社會里生活苦些，但她究竟是個小孩子，感覺不到什麼。說實在的，長這麼大還很少離開過媽媽的身旁呢！她是媽媽最小的一个閨女，媽媽最疼愛的骨肉。有什麼好吃的留給她吃，好穿的留給她穿。前兩個月李文媛從助產學校畢業，分配到這車站來的時候，她那可愛的媽媽，把她隨身攜帶的衣服都拆洗好，煮了些鷄蛋包到包袱里，又替她拿着包袱，送出大門老遠老遠的了，還不肯回去，一邊走着一邊囑咐她：辦什麼事要多動心眼啦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門靠朋友啦，怎樣照顧自己的身體啦，甚至連她熟睡中好打“把式”，經常蹬掉被子的事都再三的囑咐了她。也許是看到自己的孩子能獨立生活了心里特別激動；也許是感到離開了自己的閨女心里有些難過。又走了一程，才流着眼淚把包袱遞給李文媛說：“媽的腳疼，不送你了，自己去吧！孩子，到那邊常給我來信，讓我在家里不惦記你啊！”嘴說不惦記，卻抽抽噎噎地哭起來了。

李文媛那時表現得很堅強。她認為母親的感情太脆弱了。雖然離開媽媽有一千多里路程，交通却很方便，再說，自己已經能獨立生活了，已不象孩子一樣的常想媽媽了。然而，不知怎麼的，今晚當她在这漆黑的雨夜里，一邊走着一邊忽又回想起和媽媽分別時的情景了，心里一酸，眼淚差點兒流下來。她想媽媽呀，可真是個好媽媽，她是那麼善良、純朴。她現在也許在酣睡，也許在夢中夢見了她的閨女。可是她怎麼能想到她的閨女正在多么艱苦的環境中，做着多么受人尊敬的工作啊！

离铁路线不远的地方，就是兴安岭的原始森林，那里有森林工业局。李文媛清楚地记忆起，在采伐季节里，森林工业局的工人们，不分晝夜，不管刮风下雪，总是不停地采伐木材，支援祖国各地的经济建设，满载着木材的火车，不停地开往内地。她又想道，在往年，我们的祖国受到强盗们侵略的时候，赵一曼、中华儿女们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，渴了喝河水，饿了吃野菜，困了就睡在这山坡上，来和敌人坚持斗争的。在不同的年代里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，人们都在继承着革命先烈的事业，克服着一切困难，完成祖国人民交给的重托，可是自己呢？看到一条小黑蛇就不敢往前走了，多丢人！

她感到自己的脸热辣辣地在发烧。她光荣的感到祖国人民在期望着她，想着想着，她的脚步加快了。

在两条铁轨中踏着枕木走，虽然没有一点泥，走起来也很轻松，但她发现一步踏一根枕木，步子太小，走起来很慢；一步踏两根枕木，距离太大，脚步既赶不上，勉强跳着走，又容易跌倒。于是她索性到道台上走了。

雨，还是不住地下着。

李文媛披的斗篷雨衣，大部分已经湿透，身上感到发凉。她担心“产包”会被雨淋湿了，赶紧放在腋下挟住。

道台子是很窄的，只二尺多宽。一边是托着枕木和钢轨的石碴路基，一边是两人多深的一片草塘地。道台子是黄土筑成的，上面虽有些沙子，被这倾盆大雨一淋，早冲得干干净净了，人在上面一步一滑的，真是泥濘难行。一不小

心，就有掉进草塘的危險。

李文媛一步一滑地用力走着，沒有考虑到会不会掉下去。她感到走了好長時間了，在白天，这一二十里路程早該到了。但現在却連松嶺火車站的影子还看不到。顧全喜的爱人的嬰兒是不是生下了呢？会不会有什么危險？如果产妇和嬰兒发生了意外，这就是自己的責任哪。因为“助产士”这三个字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詞，而是一个光荣的职务，这标志着她是兩条宝貴生命——妇女和嬰兒的保护者。

現在，李文媛顧不得泥和水，大踏步地向前走着，什么都忘記了。她唯一的念头就是早点到达顧全喜爱人的床前。

人越是心慌，越容易出錯。李文媛走着走着，一不小心，踏空了一只脚，另一只脚也沒站穩，身子失去了平衡，“扑通”一下子摔倒了。她用力一掙扎，身子沒有穩住，滑到草塘里了。手电筒甩去好远，斗篷上的雨帽也拋到腦后去了。她竭力地抱紧接产的皮包，不叫它受到一点損失。只要里边的仪器和其他接生用具不坏，就能接生。

草塘里的泥水很深，她摔下去馬上站起来，兩只膠皮鞋里的水已經灌滿了。摸摸背后，吓，雨衣上、褲子上全是泥水。她毫不在意的想：“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，人就是这么跌倒再爬起，一次一次坚强起来的嘛！”于是甩了甩手上的泥，就往道台子上走。

兩人多高的道台子，象牆壁一样的陡。因为这条鐵路剛修成不久，也沒有長出青草和小树。土質又是粘性的，下雨一淋，滑得很，爬不上去。李文媛一只手紧抱着产包，一

只手按住地，弓起腰来往上爬。爬一步滑下来一步，怎么也爬不上去！把她急坏了，眉头上的汗珠子混着雨水滚下来，流了一脸。她用袖子擦了一把，也没有想起来把甩到脑后去的雨帽戴上。

怎么办呢？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在这荒山密林的野地里，天又是漆黑的，倾盆大雨不停地下着。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喊地地不灵。在草塘里走吧，不说这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水，就这些大“靛靛草”墩子，一个挨着一个，也根本不叫你走过去。何况前边不远就有一条河。如果没有事情，倒可以在这里站半夜，忍耐到白天。不行啊，顾全喜的爱人还在盼望着自己，她还躺在床上呻吟呢，心里不定多么着急，也许在叨念着：“助产士怎么还不来呀，这么大的雨她不会来了吧？是啊，没有火车又没有人去请她，她不会来的……”，李文媛从来不愿意叫别人哀求自己，可现在她仿佛听到了这种声音，她的心里象开水煮着似的着急，于是她又爬了一阵子，可是还是爬不上来。

她停下来想办法，尽量睁大眼睛往四下里看，寻找能帮助她爬上去的东西。当她抬起头来往上看时，不觉吃了一惊。铁道上出现了一盏微白的灯光，转来转去，好象在寻找什么东西。一会儿，这盏灯光就停在枕木上了。一只手在灯光前面晃了一下，不知拾起一个什么，接着就发出一个老年人的声音：“唉呀！”随后又喊了两声：“李文媛！李文媛！”

李文媛完全明白了，这是老巡道员郭玉祥的声音，她心里真象一块石头落了地。赶紧答应说：“郭伯伯，我在这里

呢，掉到草塘里来了。”

郭玉祥听见了声音，把灯光移到李文媛这边来，嘴里不住的嘟嘟囔囔地埋怨着：“你这孩子怎么不小心呢，真是的，要是草塘里的水深不危险吗，真是的！”但他嘴里这么责怪，心里却充满了钦佩的敬意。他看到了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，作出了多么勇敢的行动，真是了不起！郭玉祥把打道钉用的长柄锤子递给李文媛：“来，抓住锤子，我把你拉上来！”

李文媛上来了，在灯光下一照，嘿！完全成个泥人了。但她那画着红“十”字的产包，却没有沾上一点泥。

“你看看自己成什么样，弄得满身都是泥，简直成个泥猴了！捧着哪儿没有？踢踢腿活动一下，甩甩胳膊我瞧瞧。”郭玉祥老头替她拿着产包，后退一步吩咐着她。

“我哪也没摔坏，郭伯伯。”李文媛说着伸手去给郭玉祥要产包，和他刚拾起来的那个手电筒。手电筒因为正碰到钢轨上，已经摔扁了，前头的玻璃片和灯泡都摔碎了。

“没说叫你看哪个地方疼，活动活动吗？”郭玉祥又催促着。

“噯——哪也没摔坏，你看，你看，”李文媛说着晃动了兩下身子。她急了，因为产妇还躺在床上等待着她呢。虽然手电筒坏了，她决定要摸黑走：“郭伯伯，不行啊，我的事情急，得快走啊！你在后边慢慢地巡道吧。”说着已经迈出一大步了。

“不行，你给我站到这儿！”郭玉祥给她下命令了。接着